

一场大雪,让原本无声而空旷的天宇,有了思索和畅想的空间。



# 雪花,雪花,落下

落雪有痕,雪落有声



白俊华

洛水

夜色浅,雪花轻,大地安宁。北风和着清音,恍若黑白电视,簌簌播放着人间俗事。

最早发现雪的是女人。她要给孩子做早饭,一拉开窗,千万个白精灵就闯进来了!啊!下雪了!她回头,对丈夫和孩子兴奋地喊。男人翻翻沉重的身子,嘟囔一声,又接着睡了。孩子触电般爬起来,光着身,像热气腾腾的雪花,欢快地飞到窗户前。

雪花喳喳,瞬间把孩子围住。孩子伸手捉,捉住了,却在手心里哭成泪。女人赶孩子去穿衣服,还要上学呢!孩子磨磨蹭蹭,心潮澎湃地想着,是堆雪人?还是打雪仗?

男人包裹得严严实实,缩着肩,送孩子上学。夜色还没褪,寒风有些许的深和黑。

男人踩积满雪的路,这鬼天气,怎么就下雪了呢?孩子坐在后面,伸出手,看雪花在手心里跳舞,脸上溢出温暖的笑。女人站在窗前,目送远去的父子。渐渐,只剩下漫天飞舞的雪花。她打开窗,寒风推搡着雪花,喧闹着闯进来,吻一般轻轻柔柔地亲在她脸上。

女人闭上眼,溯游于一场雪,回到很多年前——男人陪她堆雪人、打雪仗……

路上的积雪很滑,环卫老人拿着扫帚,要把雪花驱逐出路。他穿得很单薄,但浑身热气腾腾。孩子纳闷:他不冷吗?男人没有理会,他仍在生这场雪的气。前面的车子忽然一个趔趄,溜溜溜转个大圈,倒下去。男人来不及刹车,撞上去,跌倒在地上,滑出老远。

男人脸色铁青,孩子笑容可掬,抱着男人坐在雪地上:爸爸,真好玩!真好玩!

很多男人一样的人,骂咧着,骂人,骂天,骂雪。他们的处境,比路还糟。环卫老人停下来,乐滋滋地看着。雪花如同路人的情绪,纷纷扬扬,从他眼前,一直延伸到很远……

雪落有声,落雪有痕。大地上,雪花是天使的翩翩翅膀,人是折翅的落寞天使。

行人走成背影,老人站成雪人。孩子望着老人,感觉他一定看见了宝贝!比如电影里的大白。要不,咋看得那样投入、幸福呢?孩子回头看,除了雪,就是坚硬耸立的楼房。

没错!老人看见了宝贝,比大白还温馨,也远远超越了孩子的想象和城市的高度。他看见了家乡的麦子;更远些,他看见了金灿灿的六月。这场雪不只属于城市,还属于乡下,属于麦子,属于农人。“瑞雪兆丰年”,老人在城市里看见了千里之外、时光以外的丰收季节。

雪花翩翩飘落,把世间染成白纸,让人书写各自的心情——落雪有痕,雪落有声。

赵春青 画

## 水绘园,碰触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

兰海燕

会的主张,与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高度契合。

明体达用之经世济国思想,如清风拂过草原,打开了士子头脑中久被禁锢的铁窗。南宋朱熹把胡瑗及其弟子程颐、程颢等人的理论加以综合,集其大成,建构了中国封建社会宋以后的官方哲学理学学派。

尽管理学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等主张发展到极致,逐渐成为束缚人们精神的枷锁,但在当时胡瑗及其弟子敢于祭起观照现实之大旗,倡导修己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德理想,无不坦荡着知识分子的人格良心、家国情怀。

在水绘园遇到曾巩读书处,出乎笔者意料。

曾巩是江西人,成就主要在词文,位列唐宋八大家。品性方面的印象,更多来自其“不要金银要风雨”的故事。

文载宋神宗一次宴请群臣,酒至微醺,问文武百官希望得到何种赏赐,或说官职,或言财富,或是田亩,唯独曾巩希望得到风雨:求得一夜风雨,换得遍地黄金。

原来,此时天下大旱,禾苗干枯,曾巩正为农户担忧。神宗闻听很是感动,连夜批奏章,免捐税,并赐曾巩“秋雨名家”金匾。

当走进曾巩读书处隐玉斋,笔者却有了另一番感受。

隐玉斋庭院中,一株树龄逾千年的桧柏苍劲挺拔。讲解员称,这株六朝古桧是曾巩与其父曾易所古手植。

庵房东壁,嵌一刻石,宋曾公昭公隐玉斋故址。近年考证,此非文昭公曾肇寄读处,而是其兄曾巩读书处。其时,曾肇尚未出生。

然而,对此石刻,当地文人也有一解:曾肇对曾巩感情深挚,曾巩去世后他曾著文称“恩犹父师”。闲暇之时到兄长曾巩求学处读书阅文,并题名“隐玉斋”寄托哀思亦为情理之中。

曾肇对曾巩“恩犹父师”的评价,道出了曾巩的另一种品质。

曾易占任如皋县令时,将14岁的曾巩带来如皋。其后调任江西玉山县令,16岁的曾巩随父迁赣,4年后曾易占遭诬陷罢官辞世,曾家陷入困境。

观看展览得知,其父去世后,曾巩侍奉继母无微不至,在家境衰败、无所倚傍境遇下,抚养4个弟弟,9个妹妹,而自己36岁才娶妻成家。39岁时,曾巩带领弟弟、妹夫赴京师参加科举,一门6人全部中第。继母去世后,

曾巩护送灵柩南下家乡而一病不起。曾布、曾肇在曾巩亦父亦兄关爱下砥砺成人,曾布官居宰相,曾肇亦多有政绩,卒后谥“文昭”。

抬望眼,隐玉斋一方天空如洗般澄澈。曾几何时,这里留下曾巩多少长歌短诵,多少夜读孤盏,但笔者更愿记下他最温情的一面,对耄耋长辈,对蹒跚弟亲……

三

到水绘园,不可能绕开冒辟疆。水绘园建园后距今400多年历史中,历四世至冒辟疆始臻完善。明亡,冒辟疆退隐于此终至“写字易式”,“以汉民铮铮之气”面对异族统治,其故事至今传扬。

冒辟疆,明万历年生于如皋望族。其时明王朝已呈溃乱之势,但江浙士大夫依然过着宴安鸩毒的奢华生活,秦淮河畔文采风流盛于一时,冒公子自然不能例外。在错失吴门名妓陈圆圆之后,他与“秦淮八艳”的董小宛结成伉俪。

“香林客隐花犹笑,水绘无声月自闲。”在水绘园的水明楼,前轩内悬挂董小宛诗词和古琴台,中轩安置着用整板红木雕刻的竹罩,登楼推窗,轻风拂柳——从相识到相恋,相濡以沫的9年生活,又无处不使人感到冒、董的依偎深情。阮强舟手指一株阔大雪松,董小宛喜欢树,冒辟疆就专在树前造楼,“天空湖是月,阁迥楼为云”,观树楼前的楹联,如带飘动,道不尽多少风流。

明末清初乱世之秋,冒辟疆心灰意冷,过着半村半郭宜画宜诗”的散淡生活,康熙年间,又遇族人争产骨肉相残。历经国破家难,冒辟疆被迫在水绘园西侧构筑匿峰庐,水槛草亭,渐陷潦倒,终至“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,朝易米酒”。此时,清廷下诏征“山林隐逸”,冒也属应征之列,但他视如敝屣,坚辞不赴。

从匿峰庐穿行而出,有三间矮房名碧落庵,为冒辟疆纪念好友戴敬夫而建。戴与冒曾诗词唱和,明死后,戴在家乡安徽绝食而死。

三间矮房,铭刻了冒辟疆的悲愤记忆,也成为一代饱读儒学的知识分子慷慨悲歌的气节写照。

曾肇对曾巩“恩犹父师”的评价,道出了曾巩的另一种品质。

曾易占任如皋县令时,将14岁的曾巩带来如皋。其后调任江西玉山县令,16岁的曾巩随父迁赣,4年后曾易占遭诬陷罢官辞世,曾家陷入困境。

观看展览得知,其父去世后,曾巩侍奉继母无微不至,在家境衰败、无所倚傍境遇下,抚养4个弟弟,9个妹妹,而自己36岁才娶妻成家。39岁时,曾巩带领弟弟、妹夫赴京师参加科举,一门6人全部中第。继母去世后,



## 常识的另一面

欧阳

恒大得手亚俱杯对球迷来说是高兴事,有点不爽的是,兴奋之余,责任感留驻于心的好汉会想到国家足球队当下的境遇:又一次没有撼动香港队,很可能再次失去出线的机会。有资深球迷加评论员很感慨,由衷表示曰:这,再次证明了国家足球队机制(或者体制)上的不足。

这几年俱乐部蒸蒸日上,国家队裹足不前,资深评论员的说法很像有道理的样子,热爱足球的人士也多有同感。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此呢?

足球业内的事外行当然不好断定,不过年纪大一点的球迷或许还记得昔日的前苏联足球队——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足球队都不敢小觑的顶级强队。讲到关乎足球的“体制”,比如官方色彩、举国体制什么的,客观说和咱们的没太大差别,会不会是人,或者文化层面的原因呢?

显然,那些表面上看似有道理的判断未必就成立。放下背后复杂的因果不谈,通常情形下人们倾向于感性地依据常识来下结论,这本身应该没有错,面对杂糅的五彩生涯,没必要每一分钟都严谨于思辨的理性世界,问题是,当“常识”被定义为诸如基础的自然、人文,以及经验性生活知识集合体的时候,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形而下的“知识”,而忽视了常识还有抽象逻辑判断的另一面。

国足的机制或许确实有问题,只是用俱乐部的成就来推定,难免有想当然之嫌,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。奇怪的是,类同的观念非常流行,一些愤懑东土缺陷的义士就常常据些推断西方世界的优良,而同样的逻辑,“爱国者”也热衷以西洋的雀斑推崇家国的美丽……不说文化、制度的选择、成型,是关乎每一个个体自身认知、行为的道理,试想,长相寻常的A根据面容丑陋的B得出结论说自己是美人,您信吗?

先别告诉我您不信。

很多时候,在这些有悖常识的逻辑判断面前,您未必不是追随着。比如国医宏论,阴阳不调导致身体疾患者需忌食牛羊肉等,因为牛羊肉是“发物”。如果真的如此,想来草原牧人一生中必定险阻重重;一旦身体有恙,要么病患难以痊愈,要么饿饭交加,偶或真有信者,饥肠辘辘之下生命怕是不好苟全。退一步看,那些日牛羊肉洗胃的王公贵族要长大成人真是太不容易了——谁会终身不受病害滋扰呢?

因为“常识”混乱,胡乱的蛊惑常有,更有所谓智识媒体展示出不知所云的风采。像某人扎根“蛮荒”地界儿兢兢业业云云,模范是模范了,但要追究所以,疑惑顿生:何以沪上、京城繁华世界之巅,边缘沟壑贫瘠困苦?那时间是褒是贬还真有点摸不明白。

不过最迷惑人的常识学问无疑是那些貌似有关联的强词夺理了,典型者新近就有青蒿素事件。得之于传统医学智慧,无博士学位,无海外留学背景、无院士桂冠的“三无”教授屠呦呦主持,国人提取出了青蒿素,诺贝尔奖惠顾。在人们关心是不是个人应该独揽殊荣之时,容易自豪的感性高手声称,这是“国医”功勋的又一次有力证明。

本来国医绩效在当下的中土是无需证明的,要说青蒿和青蒿素也直接相关,但是,这里还需要暂停一下。关于草根树皮治病的学问洋人也有,比如“纽伦堡医典”,撇开这个不讲,青蒿和青蒿素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,从植物提取生物元素本身也完全是“西医”所创,更不用说那些使之现实化的技术和工具了,为什么不是现代生物医学的证明,而为“国医”助威呢?

诚然,煮食青蒿对抗疟疾是国人祖宗先见,领功摘冠似无可——尽管青蒿素之先疾横行华夏几无解。遗憾的是,按照这种逻辑常识推演,怕是没有中西医之别了,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归功到那些不识数、认不得字的原始人身上去。

具体知识“富足”之人未必有常识,一般的逻辑辨识能力也是常识必须的部分,不知晓这一基本原理,很容易被专家光环下的大嘴忽悠。曾经有航空动力学专家抛开常识,相信“根据光合作用”,粮食产量能够达到万吨以上,如果您也抛弃合理密植的常识,相信专家的话,来年肚子饿扁绝对不成问题。



当你战胜内心恐惧的时候,你会得到许多以前不敢奢望的东西。

赵春青 画

张金刚

生在山城,群山环围,看山,自成周末休闲健身的必然一课。与友相约,攀上了城边那座巍然如佛的大山。那山,莽远而高耸,如是小城之靠山,人心之圣山,令人向往;我自看得人心,入神。

山路蜿蜒,望不到尽头。不知多少行人走过,踏成一路。踩着前人的足迹缓行,心中顿生一种踏实、安全感;沿路向前,向上的冲动,一直跳跃不息。偶尔,我也会避开大路,自行小路。纵然荆棘勾挂,砂石灌鞋,可寻得捷径的喜悦自在心头荡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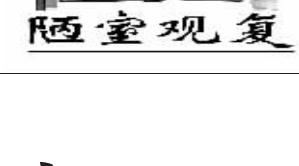
一路,枯草随风飘摇,枯枝散落林间。曾经的草木葱茏不再,昔日的鸟语花香淡去,然而,冬山并不晦暗,亦有着别样的情致。山洼的水库,碧水如镜,如为山腰镶了一块美玉;山间的溪流,已固化成一条乳白的冰河或冰瀑,如练、如柱、如幕。山与水,共融共生,顿时

让冬山多了几分温润与柔美。头顶的晴空,愈往高处愈蓝,蓝得让人新奇、惊叹。如若来上一场雪,那山便更加多姿多彩。纵然,冬山一片枯黄,可只要心生靓色,便会欣然发现。

一个多小时后,我们登上了海拔1000多米的山峰。因冬山之苍莽,故而,远眺便是360度无阻碍之通透景象。山脚下,河在脚下,人在脚下,一切皆在脚下;偌大的山峦、山城,似只剩我们。拢手长吼,虽底气不足,却也可吼出心中戾气,吼出登临快意,吼出自空一切。

因山之高,便将广播电视、移动信号塔建在山顶,有一对老年夫妇管护。他们长年在山

## 冬日看山



陋室观复